

館刊第一號 單行本

日本精神與近代科學

北平近代科學圖書館

正誤表

二〇	二〇	二〇	一五	寫
一一	八	四	九	行
ケ ン。	觸 ハ。	名 ツ。	脚	誤
ケ レ。	觸 ガ。	名 ゾ。	脚	正

日本精神與近代科學

永井潛著

一

近來在日本，所謂日本精神的倡導盛極一時；而且為鼓吹日本精神，或在大學和專門學校為學生舉行特別講演，最近復創設直隸於文部省（即教育部）的日本精神文化研究所；而可以說是為宣揚日本精神的政府的最高諮詢機關「文教審議會」決定使其成立了。據數日前報載，該會的委員並且已經任命了。但是這些事實，絲毫也不是因為所謂日本精神者至最近漸見衰退，故欲加以挽回的；不消說也不是表現所謂日本精神者，最近行將特別勃興的。所謂日本精神者，乃是日本人所共有的心的姿態，那正與人類所共有的，鳥類有鳥類所共有的心的姿態是一樣。人的心是天賦於人的本然的性，既不是可以從外部重新加進去的，而且在人類存在之間，也不是會失滅的；一樣地日本人所有的日本精神，是古往今來循環於日本人的血液中，隨着筋肉活動着，既非此刻所能重新創造，亦非可以滅却；這是我所相信的。

哲學家康德 (Kant) 說，一國的歷史乃是善的踪跡。如果想到一個人，雖是做些無關緊要的事，縱然有例外，自大體上觀察，也是隨着欲行追求真善美的人的本性而行動；那麼我總以為一國民，循其國民精神的指導而行的過去的旅程，縱然有幾許迂迴曲折，全盤地觀察之，也無妨像康德所說似的說是善的過程罷。不消說，猶之乎在本該是明朗澄清的大千世界，有時也有陰雲淒雨，在一國的歷史也有非常時。然而正如文文山（天祥）在正氣歌說「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又如日本的偉大的政治家而又是學者的藤田東湖，做文天祥而作的正氣歌裏面說：「天地正大氣，粹然鍾神州。秀爲不二嶽，巍巍聳千秋。注爲大瀛水，洋洋環八洲。發爲萬朶櫻，衆芳共難儔。凝爲百煉鐵，銳利可斷鑿。（中略）世不無污隆，正義時放光。（中略）乃知人雖亡，英靈未嘗泯。長在天地間，隱然叙彝倫。孰能扶持之，卓立東海濱。忠誠尊皇室，孝敬事天神。（下略）」；可以爲國民之指導精神者，出沒於隱約之間，不斷地在浸潤人心，維持風教。東湖的所謂「時放光」者，所謂「長在天地間，隱然叙彝倫」者，正是日本精神。

三一

歷來，關於日本精神的發達，有極端的兩說。其一是說：日本的一切文物，是依靠異國文化的力量成就的。質言之，古則漢魏六朝的文化以朝鮮爲媒介而入日本；降及唐宋，其文物直接自中國輸入，同時，佛教與日本人的內部生活以莫大的影響；近則接觸西歐的文明，攝取之，以致現代的茂盛。德國的哲學家斯本格辣說：「日本的文化是月。那不過只是依藉外國文化的反射而發着光。」持此說者，不獨是外國的學者，日本的學者中也有許多。尤其是

在研鑽中國的學問，領略其精華，陶醉之而爲其所傾倒的優秀的漢學者之間，可以發見此說的代表人物。於中國古文學的研究堪稱古今獨步的荻生徂徠（姓物部號茂卿），因對於中國的文物具極大的敬意，遂喜用中國式之名，甚而自卑而稱「東夷之物茂卿」。又如徂徠的高足大宰春臺是以氣節鳴於世的人物，甚至也在其所著辯道書說着：「日本元來沒有道。神道者說得好像有一種高妙的東西爲我國之道，但都是虛談妄說。仁義禮樂孝悌等字，都沒有和訓（譯者按：「和訓」乃指以日本固有之語讀同義之漢字）。大凡於日本元有的事物則有和訓。沒有和訓，就是因爲元來沒有這種事物的。（中略）中華聖人之道行於此國，萬事皆學中華。自是此國人皆知禮義，覺悟了人倫之道。」

四

然而這種見解的完全錯誤是不待說的，這純粹是將道德的存在和道學的發達混爲一事的議論。不足取也。道德倫理之學和道義的實行未必是併行的，此事已由老子的「大道廢，有仁義」一語，充分說破了。於是對於這種沒有自覺的排他主義，終於出現反動，極端的自尊主義，排他主義昂然露出頭角了。即平田篤胤、賀茂真淵，本居宣長等人所代表的國學者，神道學者是這一班人，以日本固有的神道說爲日本精神的精髓，排除外來的思想而疾呼道：「走回元神之道罷！」平田篤胤所著入學問答最能傳出個中消息：「本來所謂真正的道，是具備於實事之上的，可是世上的學者們，却以爲好像非教訓之書則無法求道，這實在是出人意料的錯誤。原因是有實事則無須乎教。因爲沒有道的實事，所以發生教。然則較之實事，則教訓是低位的了。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是最能洞察這

一點的話。」

實在的，這是洞察真理之說。我國的神道，不是聖人的教訓，乃是祖先的遺風。所以稱之爲「元神之道。」在我國，有道德而沒有道學。這是因爲人的大道隨着人情的自然，自然而發達的。例如人重視血族的關係，這是人情的自然。以此爲根基，敬愛之念廣汎地及於一切的人。所以孝爲百行之基。要之，往古在我國，有道德而沒有道學，而其道德，是一如中庸之句所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隨着人類自然的本性發達的。於是不爲依據理智的理論，而爲情意居多的藝術出現了。如是在人皇第四十三代元明天皇時（西紀七一二年），早已出現古事記，復於自今約在一千二百五十年以前，萬葉集出世了。這部優秀的歌集所採取的作者，上自帝王下及乞子，而婦女之數亦超過百人，況且無名的作家竟佔了半數。而一貫之者是「懂得人情之心。」以此亦足以想見日本精神之爲何物了。

五

人的思想是恰如時鐘的垂子似的，一壁不斷地動着，一壁要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極端。行走中庸之道之所以可貴就在於此。我們對於反抗那些陶醉於中國的文華，對自己的國民性行將陷於完全無知無覺的漢學者一派的態度，而倡導國民性之所以可貴的國學者，從衷心表示敬意。然而對於這些人們因過於尊重國粹，動輒視外來文化爲異端，勢將埋沒其重大的影響的態度，則不能同意。決定植物之本性者爲種，種之重要自不待言。但是，無論怎樣好的種，倘若不施以好肥料，不使其受日光，不灌之以水，則絕不能開美花結好果。無論有怎樣好的國民性，

不因外來文化而蒙受良好的影響，則不能完成良好的發達。我們可以斷言，日本文化之所以成功今日的發達，乃是外來文化的所賜。而且這樣斷言，決不是否認日本固有文化的存在與其價值的。

六

外來文化輸入期，常是在日本的革新期。中國印度的文化被輸入日本之時，有大化的革新。歐美的文物被輸入日本之時，明治維新的變動實現了。當這些大改革期，一味潛心於新來的文化的模倣，而歷來的文化殆將失蹤滅跡，這是無法掩蓋的事實。然而便是在這樣的時候，日本精神也嚴然保持其存在。而且不使其模倣止於單純的模倣，使一切都同化為日本的。無論於制度，於典禮，或於文化，於藝術，縱使起初只是模倣，也在不知不覺之間，都使其終於變成具有日本固有的色彩和味道的東西。那正與生物，將攝取自外界的食物中所包含的五花八門的成分，一概同化為自己固有的體成分，如是生長發育下去者相同。我們不得不驚歎日本精神那種從外來的文化裏面，取其長棄其短，化一切為己有，而造成今日之日本文化的咀嚼力，包擁力，同化力。

七

試徵之於一二具體的事實。茶，據傳說是平安朝時代，僧榮西從中國帶回來，植於宇治的。自是以後，這茶竟合了日本人的口胃，不但全國人人都喝它，並且出現了所謂「茶道」的特殊的發達。在中國，亦於唐宋時代，文藝勃興，詩人羣容雅好清談，或鬥酒或嚼茶；尤其是佛教道教的興盛，益發提起喝酒的興起，如是茶經一類的書出現，鼓

動了茶器，酒器一類的陶瓷的發達，這是值得注意的。這種風潮，由於愛好古雅，閑寂，清淨的日本精神，更爲之醇化，而造成日本獨特的「茶之湯」即「茶道」。於一抹茶烟，心觀世相，於一陣松風，身遊塵外，斗室即天地，方丈的壺天即是深山大川；一幅之書，一莖之花，盡有含蓄，有趣好，由是而淨化心身，嘗到人生藝術化的境地：能如是者，無論如何除了日本的茶道是求不到的。不消說，降及後代，竟陷於徒流於形式，誇示名器似的弊病，自是無可諱言的缺點；不過觀鷗啦，利休啦，遠州啦一班人造成茶道的精神，此刻還介乎此道而顯現着。

又如與茶趣味極有關係的庭園的築造法，更是一木一石盡是崇高的藝術心的表現，苦心經營的結晶；在世界任何處也不能求得造園法進步至於如此的。往年來到日本的德國一位天才的建築家，曾發表其參觀伊勢神宮和桂的離宮時的感想說，那是可以匹敵於希臘的 *acropolis* 殿堂的大綜合美，而表示驚歎了。真是所謂天才識天才，設計者小堀遠州諒必在九泉之下微笑着罷。

再如刀劍的鍛煉法，起初無疑是傳自中國的，可是那竟成日本武士的精神的象徵，成功了舉世無匹的發達，至於使歐陽修作了日本刀之歌了。至於日本的城廓，是取法於中國的城寨和西洋的城壘——如日本的城廓有起名天主閣者——的土木工程，然而竟完成了一種築城法，爲不能見於中國和西洋，在當時具有充分的實用價值，而且外表上又是極巧緻的。

八

以上不過是僅就二三事物，考察日本精神的同化力是怎樣地顯著而已。試再深入一步，就那可以爲人類生

活的基礎，社會行動的指導原理的倫理宗教觀，也可以獲得一樣的結論。

正如前述漢學者們所說，仁義禮智啦，忠信孝悌啦等等文字與其教義，的確是由於中國的儒教纔跑到日本來的。然而同時須記住，其文字與其教義，都是因為栽種於所謂日本和日本人這種良好的土地，纔至於開了美花，結了好果，這也是莫可抗爭的事實。

應神天皇十六年（譯者按：當西紀二八五年）百濟王仁渡日，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於朝廷。帝之第二皇子菟道稚郎子命就而學之。繼有學者阿直岐渡日，稚郎子命又就而學之。這就是漢學在日本的起原。應神天皇酷愛這位二皇子，擬廢第一皇子大鸕鷀命，立這位二皇子為太子。應神天皇崩後，這二位皇子互讓帝位，以致空位達三年之久。稚郎子命想，這樣下去終無了局，遂自殺以示其堅固的決意，大鸕鷀命遂不得已而即帝位。這是日本帝室的許多美譚中之一。

主張倫理道德由儒教而始萌芽於日本的學者們，便以這種優美的帝位互讓的事蹟，為其主張的重要論據。然而反過來考察，對於帝位的授受肯定禪讓放伐的中華之教，傳到日本而產生這樣的事蹟；此事本身便是最雄辯地說明着中華之教因日本精神而日本化的了。

率直地說，中國雖有「孝」的教，却沒有像從日本精神的立場觀察那種「忠」的教。固然，中國也有像岳飛、像文天祥一類的許多忠臣。但是像在日本國民那樣對皇室的尊崇忠誠之念成為普遍的國民性似的事，無論如何不能求之於中華。從而忠孝即一，忠臣出於孝子之門這一類的話，是擁有為日本精神所創始所擁護下來的萬邦無比之國體者，始可得而瞭解其真意。

進而就佛教試加考察，那也是從印度經過中國，東漸而至日本，始開花結果的。所謂開花結果，意即：佛教不唯由於許多傑出的僧侶而發達爲論理，那出世的，超越的思想，且成爲文學藝術之糧，慈悲忍辱之教，復深入國民的日常生活而至於指導之。試看山上億良和大伴家持等人之載於萬葉集的歌，那佛教的悲觀的厭世的精神，很能够與歷來的樂天的，現實的精神調和着。其次，王朝文學的代表作品源氏物語以次，及於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等，都帶有濃厚的佛教色彩。藝術亦然，繪畫雕刻自不待言，如茶道，謠曲，能，以至於演劇，無所往而不透徹浸潤於佛教精神。而且那些，一概被日本化着，這一點最值得注意。

九

然則所謂日本精神是什麼呢？是什麼東西做它的根基而發揮其偉大的包擁力，同化力呢？依我的解釋，那是基於祖先崇拜的愛的精神，犧牲的精神，沒我的精神。指示我們以不受外來文化之影響，而爲日本文化原原本本的形態者，乃是古神道；一貫這古神道而形成其道德的至上價值的，實在就是上述的觀念。任何民族，在其原始狀態，沒有不具祖先崇拜之念的；但其大多數是以懼怖祖先之亡靈爲其中心觀念，日本民族則反之，是以親愛感謝祖先之念爲其基礎。試讀祝詞之類，最能發見那種心情之表露。日本的國學大師本居宣長有一首歌說：

勿忘你歷代祖宗的影像，

歷代的祖宗，是你的氏神，是你的家神！ (1)

事實，在日本的神道，祖先，家，我，此三者乃是一體不二的存在。

在這種意味上，日本的祖先崇拜確是「孝」的延長；是將對父母的生前的思慕延及死後，進而及於未曾見面的祖先的。如是現在的「我」，總是與過去的祖先和未來的子孫有一體一身之關係；我，決不是單獨各個的我，乃是作為祖先與子孫之聯繫的我。換言之，是先有大我而後有小我。責任，廉恥，和合，協力，犧牲，仁慈等等一切德性，於是湧現。一家一族裏面的這種精神，進而擴充之，那就成為忠君，成為愛國。

一〇

我既已不是一個的我而是一家一族的我，那麼我的榮辱便是祖先的榮辱，便是子孫的榮辱了。因此，在那裏要感到非常的責任，同時又要供獻非常的努力。也就不惜粉骨碎心了。大伴家持因其一族所謂古慈悲者，被讒言而見逐於出雲國時，曾作歌慰撫鼓勵之；此著名之歌，最能表現那種精神，如下：

惟我大伴氏，子孫繼世世，目覩傳景德，耳聞仰鑑止，清芬宜愛惜，慎旃毋忽視，苟毋忝祖禰，名族丈夫子。

返歌

礪兮礪兮爾刀劍，自古清光莫使玷。

(2)

(錢稻孫教授譯)

日本古時代，在戰場要交刃以前，有名的武夫，都互相報名。而且那種時候，一定在自己的名子上面，加呼祖先的姓名；其精神，正是在此刻所說之點。

想到自己的不名譽，不僅是自己一人，乃是一門的不名譽之時，那裏會生起非常深刻的廉恥心。「知恥之心，

「實在是日本武士道的太陽。想到不知恥之心乃是一切不善，不德，卑怯的根源之時，這不可不說是當然的了。日本的武士，立借款字據時寫着：「屆期不還，願當衆受辱。」日本的武士，是不辭一死以全其名譽的。

一一一

我不是單獨的我，是隸屬於一家一族的我。我既是屬於祖先與子孫的一個聯繫之我，則協力和合精神之湧現，也是理所當然。形成日本的社會生活之基礎的家族制度，由於這種精神的帶子，緊緊地被繫結着以至今日。而擴而充之，則成爲一國一民族的鞏固的結合；而猶之乎在一家，家長爲衆所敬愛之中心，統制因之而進行無阻，皇室在上，既爲所謂日本這個大家族的酋長，又爲國民尊崇的中心；如是義屬君臣，情爲父子，造成君民一體，忠孝一貫的國民的信仰，呈現白璧無瑕的國體，擁而護之以迄於今日。

感激涕泗莫知所以然

(3)

(錢教授譯)

這是名歌人西行，詣拜祀祠皇室大祖之伊勢神宮而永的和歌。着實，日本國民對皇室的尊崇，是超越了一切理論，屬於天生自然的信仰。偉大的詩人，批評家，真正瞭解日本，愛日本，而歸化於日本的文豪小泉八雲(原名 Lafcadio Hearn)，在其論著裏面說了這種意思的話：「普通一般的外國人都異口同音地說，日本人是沒有宗教的國民；但是觀察之誤未有如是之甚者。信仰敦厚如日本人的國民，在世界上是不多見其類例的。這個强有力的信仰，比起俄羅斯的可怕的巨砲以及水雷艇，更爲強有力。」我以爲這是真能觸着日本精神的心絃的話。

到了最近，在歐美各國，這種日本精神的存在已引起非常的注目，而盛行加以研究；然而任何人都難以觸其核心，末了，甚至斷定那是一件神祕。但是在我們日本人，那並不是什麼神祕。只要想一想，以依據人情的自然，開國以來所構成的家族制度為基礎的國家的形態，以及皇統連綿不絕的舉世無匹的國體，就可以知道一切都是自然的歸趨了。

一一一

和合協力以及互相的精神，勢非喚起「人情」即慈愛仁恕之心不可。外國人批評日本人說是好戰的國民。誠然，日本人之崇尚武勇，也許有足以使他們一見覺得像是好戰國民的地方亦未可知。然而希望他們知道，日本民族又在另一方面，確是溫柔多淚的國民。日本人所滿懷的這種仁慈之心，確與佛教大有關係。不過，與其說是受佛教的教化，不如說是佛教，被植於這種日本精神之中，終於放出燦爛的光芒的。

代表日本的戰國時代的兩位驍將，自應推上杉謙信與武田信玄。信玄的領土甲斐國沒有海，常苦於鹽之缺乏，謙信聞之，且遙遙贈鹽予勁敵信玄以助之。並且據傳，信玄死信傳到之時，謙信正在用飯，猝擲箸泣不成聲。又如日本之代表的忠臣楠木正成，當固守千草城邀擊賊軍時，合葬自家的陣亡將士，造自家塚，同時還收埋敵方的屍首，造寄手塚厚祀之。再如自今七百年前，當源平二氏戰於須磨時，源氏方面的猛將熊谷直實，看見平家「元公」子敦盛，躍馬入海以求舟，便叫回來與其交手，三五回合就將其擊斃，斬其首一看，是個豔麗紅顏的美少年，於是痛感人生之無常，念頭一轉，遂落髮為僧，這是著名的故事，後人將且其排演於戲台上。如果要在日本的戰史尋求這

樣的例，那真是舉不勝舉。

極負盛名的田園詩人一茶的俳句有：

忍打蒼蠅合掌膜

(4)

(錢教授譯)

甚至對人人所厭惡的蒼蠅也懷抱這樣的同情心。這正是日本精神。

源平二家戰於屋島，平家戰敗，一族正要浮海逃命之時，在遙遙的海面，有一位美貌的宮女駕一葉輕舟，結一面畫有紅日之扇於竿上，樹於舳前，頻招手示意，似說有無能射中此扇者。源家大將義經看見，喝道：誰擊之？一個年輕的武士那須與一宗高應聲而出。躍馬於波浪之間欲射之；可是竿上的扇，因浪而蕩搖，忽上忽下不停。他想，倘若運乖，射而不中，則屬自家之恥，只有剖腹一死的了！於是心裏念着「弓矢之神佑我罷！」，瞄準了，倏然一矢，不偏不倚，正中了扇的要害，那紅日扇飄飄然在夕暉斜照之中落到波濤之上；那情形恰好紅葉因風而飄者，優美的情緒，實非言語所能形容，敵方與自家都鼓掌揚聲，感歎叫喊不已。源平盛衰記，以流麗的筆致，記載着這一段故事。如是，由於溫柔的日本精神，殺伐的戰爭也為詩歌而美化了。

還有，這是距今約在六百年前的南北朝時代。正平某年閏二月二日，南朝的新田義興所帶隊伍，和北朝的足利尊氏的隊伍，會戰於現在的東京附近小金井的平原時，據傳說，北朝方面的一將名嬖庭命鶴丸，是一個十八歲的美少年，他所帶的六千兵，全部各插梅花一枝於戰甲，奮勇與敵戰。又如源平須磨之戰，源家將梶原源太景季，插着暗香浮蕩的梅花於矢箠而勇鬥，也是著名的話。披戴美麗的甲，用五花八鬥的武器繫束周身的將士，插着花驅

馳疆場：試想像這種情形，則血腥的鬥爭也就成爲一幅美麗的畫圖了。

一三二

以上是就日本精神在各方面的呈現與流露加以陳述的，我在下面要進而考察那默然流其底奧的一貫之力。那非走脈於日本人的血管中的犧牲精神，沒我的精神莫屬。我以為忠孝一貫的觀念，禮義廉恥之心，和合協力的行動，以至於互助的仁愛，一概都是開在這一枝樹幹的花。

日本人爲了大義，爲了情誼，可以犧牲一切而不顧的。確是連最重要的生命也毫不愛惜地棄之不顧的國民。像日本人那樣不怕死的國民——不，無寧說是樂死的國民，再也沒有了。生命是比什麼都應該寶重，這是任何人不能持異議的。日本的任何人也絕不願意死。然而遇到非死不可之時，他却又樂得捨命，歐美人稱日本的切腹儀式爲“*Harakiri*”（日語，意「剖腹」），似有以古怪離奇的興趣，視爲野蠻而欲加以嘲弄者；這實在是淺薄的，完全不解日本精神爲何物者的看法。不爲大我而沒却小我，當應死時而不死，其恥有甚於死；若自明白這一層的日本精神來說，剖腹實在是神聖的舉動。因此，那是要依從嚴肅的儀禮實行的。爲武士者，有罪戾時，由於自刃以贖其罪，這是善其終之道；再如不受刑死而被命剖腹，可以認爲是主君最後的恩惠。

日本的國花是櫻花。日本國學大師本居宣長以日本精神比擬這櫻花而詠道：

若問大和心事山櫻絢爛朝暉

(5)

（錢教授譯）

這首短歌，太炙膾人口了。而且日本之所以喜歡櫻花，非僅在於爛漫地齊開的櫻花映照朝陽的美，是因為想到她那種潔白的落法。勤王歌人佐久良東雄，在

一旦爲君王有如此播芳

(6)

(錢教授譯)

這首歌，表現着這種心情。「花是櫻樹，人是武士」這個日本的俗語，也無非是這種意思。我們還可以想起一茶的俳句：

櫻花開的大日本呵，日本呵！

(7)

王政維新時代的勤王志士，往往率直真摯地表現着這種心意。爲了盡瘁於王事刑斃獄中的平野國臣的下面的短歌，卽其一例：

草莽淨朝露死願旁君主

(8)

(錢教授譯)

這種犧牲的，沒我的精神，不僅是臣下對主君所懷的，便是主君對萬民也具有有的，尊貴的心。後鳥羽天皇御製：

夜寒衾衽冷念彼草檐風

(9)

(錢教授譯)

事實，像醍醐天皇，確在天寒之夜脫衣體驗了老百姓的寒苦的。又如明治天皇的御製，有如下的一首：

祈永保我民之安

(10)

護我之世，伊勢之大神乎！

這是多麼美麗的君臣的情義呵！世有呼喊打倒帝國主義者。倘若一個帝王，爲滿足一己的慾望，不察萬民的艱苦，或出無名之師，或行苛斂誅求，如是者自非斷然打倒之不可。然而像我日本這種理想的國家機構，我敢斷言應取之以爲萬民的楷模。

本來，政治的要諦，非是數與質的調和不可。非爲擁護少數者的特權，是爲圖多數民衆的生活的安定，增進其幸福——卽林肯的所謂三民主義，才是政治的本來的使命，這是不消說的。在這種意味上，非充分重視數不可，是理之當然。這就是民主主義的精神。然若想到民衆中之最優秀者，是最少數者。這優秀的少數者爲民衆生活的中心而統率指導之，最善的政治以是而始實現，那麼，我們就不可忘記對於良好的質的尊敬了。這就是君主政體之所以重要也。而且無論走哪一條道，真理終於是歸於一的；道地的民主政體。又與真正的君主政體，於其精神非一致不可。在民主政體，真正優秀者，集大多數的輿望於一身而就指導者的地位時，或明君賢相以民之心爲心時，歸根結蒂起來，那便是數與質的一致，如是始能真真達到政治的目的。

然而正如前面說過，中庸的大道甚爲難行，有的就過於爲質所拘，以致不顧數。封建文明之所以崩潰便是爲此。而在代之而興的近代文明，則又過於盲目地僅知禮拜數的殿宇，其結果，現在已弄到隨處將見破綻的境地，這是目前世界的大勢中，我們身歷目睹而痛感的。想到這裏，我們實在感謝我們能擁有理想的國家機構，享人生於仰戴白璧無瑕的國體的日本國。而不得不擁護之，宣揚之，懷抱有所貢獻於人類的幸福與世界的和平的覺悟。日本精神，始終是愛好和平，愛好正義的。須切記，日本精神裏面，有力同時又有淚。

一四

如果認爲一貫日本精神者乃犧牲的精神與沒我的精神，那麼，那又是和科學的精神一致的了。我相信，我們不可不在那裏發見日本精神的偉大的新使命。

由來於東西的思想文化，有二事相對立。一個是「一」即「心」。另一個是「多」即「物」。一是「綜合」，另一是「分析」。一是「一如」，另一是「變化」。一欲觸於本體，另一則欲說明現象。一是哲學宗教，另一是自然科學。

人的心，對於幾許的結果，希望求得一個原因。此事一成就，便求其原因的原因，又進而想再求其原因。這樣的，終於達到絕對而且圓滿無缺者，一而又可以爲多者。宿於森羅萬象的一個，徧乎一切，等於一切而完全，超越於自然，互乎過去，未來，現在而存在者，這就是心。沒入於萬有，而使其侵入一個偉大的實在的哲理，以及超越現實，而使其浸潤於信仰的法悅的宗教，如是便早已發達於東洋，給東洋思想塗了濃厚的色彩。而且使心的光彩發揮的道德，遂至最爲東洋人所重視了。

反之，在西洋則使心的活動及於物。自一移到非一——即另一，即多——者。欲依據原因說明結果。欲憑心以究物。而自然科學發達了。培根(Bacon)說「智識即是力」。智識是科學，而科學是要使人爲自然的主人翁的。在西洋的思想，人與自然是互相對立，對抗的。而且以人爲中心來視察自然。是有人而後有自然，是依憑人而存在的自然，是爲人而存在的自然。如是依靠人智而征服自然，造成了可驚異的物質文明。

超越了森羅萬象，歸於一如，欲悟入於安心立命之境的東洋思想，其對於自然的立場，與此完全異其趨向。正如朱文公的詩所說「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大自然與人是完全要渾融一如的。要隨從自然，融入自然。與自然俱遊。又正如老子所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與其說是要征服自然，利用之於人生，不如說是要隨從自然，在那裏求得安住之境。「柳綠花紅」東洋人尊重元元本本的自然，從那裏吸收無限的喜悅，和不盡的快樂。從某種意味上說，具有這樣的本性，這在東洋人正是非常的幸福。然而對於自然的這種態度，是過於消極的，置「物」之研究於等閑，而關於改善環境的著意不足，因之，遂致為利用物力的西洋人所壓迫了。

西洋人的對於自然的那種積極的態度，徹底地是對立的，抗爭的，而且征服自然到某種程度，而建設現代物質文明，至於稱霸於世界。然而試平心靜氣地自己在心裏省察一下，便又不得不悲其精神生活是怎樣地寂寞空虛的了——他們只知有現實生活，為征服自然和發明機械而枯窘其精神，為那機械強迫着，喘吁吁地過着日子，而不能睜開靈性之眼，超越一切，步入安心立命之境。要之，東西的文化，各有其特色，互有長短，須明察之，取長補短，於是最高至善的文化，始克完成。

一五

欲融和東西兩洋的文化，藉以完成人類最高的文化，這歸根結蒂起來是要依東洋的道德，活用西洋的科學。然而這談何容易？可以成就這種事業的民族，必須是一方面尊重傳統，一方面又取進人家的優秀的文化而能包

擁之，同化之，同時，其智與力足以完成之者。在那種意味上，日本民族已是畢過業的；日本精神在這裏，負有重大的新使命。

一如前面已經說過，日本精神在過去，吞食了所有東洋文化的精華，而能將其同化了。因儒教之渡來，日本精神其本來的德性以堅實的體系，而完成了以忠孝為經緯的尊貴的國體和家族制度。因佛教之渡來，日本精神乃展其眼界，自現在而未來，自可見的世界至不可見的世界，而大加其寬度與深度。神儒佛三教之深入日本的武士道，日本的文學，以及藝術，自不待言，並且蝕入一切日常生活，於此出現了最美滿的融和醇化。

西洋的文化渡日以來，僅僅過了半世紀，在這短促的時間，無論如何不能望其在精神方面的完全的同化。明治大帝在自今七十年前王政維新當時，頒了五條誓文之詔，其中有一條是「須廣求智識於世界，大振皇基」。然而在混沌的現時的思想界，既有只知求智識於世界，却將有破壞國體之危似的左翼思想之人，又有以為不求智識於世界，即是振起皇基之似似的頑迷固陋的右翼思想。兩兩皆屬錯誤，自不待說明。以長為長，以短為短，反省之，批評之，態度謙虛而又滿懷自信，能予以包擁，咀嚼，同化，無限地繼續發展：這正是日本精神的真髓，我們的祖宗實行之於先了。我們的血管裏面，非有那種精神循流着不可。

一六

由來在東洋是沒有自然科學的。在中國，非常早地可以看見天文，曆數，物理，化學等等的萌芽；但是不幸，終于沒有完成十分的發達。自然科學在日本的歷史，為日尚淺。可是在這短期間，科學的進步發達大有可觀。而其應用，

於產業，軍事，於醫術，衛生，於土木工業等，竟成了世界驚異的中心。不過，無論怎樣說，也只是剛剛脫離模倣的時代，而步入創造的時代罷了。我們東洋人的最大弱點，是在科學的原理及其應用很落後。我們於此，非加油努力不可。

爲建設近代科學，非於種種條件得到滿足不可。如明敏的智能，周密的視察力，不屈不撓的毅力，健康，幸運，金錢等等都是必需的；但尤其重要的，捨犧牲的信仰與沒我的精神莫屬。基督說着「非孩童不得入天國」，非具有爲真理而愛真理的天真爛漫之心，以及超脫了名聲利慾之沒我的精神者，大自然不肯啓其神祕之扉，露示真實的姿容。古往今來，發前人未發的真理，垂惠澤於人生的偉大的科學者，都沒有不是這樣的人物。請看開普勒 (Kepler)，請看葛里萊 (Galilei)；請看牛頓 (Newton)，再請看真訥 (Jenner)，帕斯托爾 (Pasteur)，貝騰科費兒 (Patenkofer) 皆莫非如此。最後，我在這種意味上，從衷心願望而期待：以一貫的沒我的精神消化同化了東洋文化的日本精神，在將來，也許將研究西洋的自然科學而大成之，依靠心的學問，予物的學問以一條活路。(昭和十二年六月在北平旅次)

註：引用日本和歌及俳句原文如左

(1) 本居宣長

代々ノ祖ノ 御影忘ルナ 代々ノ祖ハ 己ガ氏神 己ガ家ノ神

(2) 大伴家持 (萬葉集卷二十)

(上略) 生ミノ子ノ イヤツギツギニ 見ル人ノ 語ツツギテハ 聞ク人ノ 鏡ニセムト

アタラシキ 清キノ名ゾ オホロカニ 心思ヒテ ムナコトモ 親ノ名斷ツナ 大伴ノ氏
ト名ニ負ヘル マスヲヲノ伴

反歌

(3) 西行
劍大刀 イヨヨ研グベシ 古ヘユ サヤケク負ヒテ 來ニジソノ名ヲ

何事ノ オハシマスカハ 知ラネドモ 忝ケナサニ 涙コボルル

(4) 一茶

ヤレ打ツナ 蠅ハ手ヲスル 脚ヲスル

(5) 本居宣長

敷島ノ 大和心ヲ 人間ハバ 朝日ニ匂フ 山櫻花

(6) 佐久良東雄

事シアレバ 我大君ノ 大御タメ 人モカクコソ 散ルベカリケン

(7) 一茶

櫻咲ク 大日本ゾ 日本ゾ

(8) 平野國臣

數ナラヌ 草ノ下葉ノ 露ノ身モ 死ナバヤ死ナン 大君ノ邊ニ

(9) 後鳥羽天皇御製

夜ヲ寒ミ、ネヤノ衾ノ、サユルニモ、ワラ屋ノ風ヲ、思ヒコソヤレ

(10) 明治天皇御製

トコシヘニ、民安カレト、祈ルカナ、我世ヲ守レ、伊勢ノ大神

按此次中日事變，在日本方面以極大之努力，謀使事件之不擴大為方針，但觀南京政府對於最近乖戾之政策，造成險惡之現狀，吾人殊抱遺憾。永井教授此篇論文，係成於事變前，倘作於此時，想必稍附其宏深見解也。

「編者」

10

3023.53

(2)